

黄依慧,陈宏胜,李志刚. 不均衡的跨国人口流动:对美墨移民历程与政策的思考. 世界地理研究, 2022, 31(6): 1204-1214. [HUANG Yihui, CHEN Hongsheng, LI Zhigang. Unbalanced transnational population mobilit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policy of US-Mexico immigration.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22, 31(6): 1204-1214.]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6.20220152

不均衡的跨国人口流动:对美墨移民历程与政策的思考

黄依慧¹, 陈宏胜¹, 李志刚²

(1.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深圳 518060; 2.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移民接收国, 墨西哥是美国最大的移民来源国, 特殊的地缘关系和巨大的发展差距使众多墨西哥人移民美国。墨裔移民为美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在美墨边境地区, 移民集聚带动了两国边境地区的发展。但族裔矛盾始终是美国主要社会问题之一, 特别是“9·11”事件后, 少数族裔和非法移民问题加剧美国社会分裂和对立, 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焦点。基于区域地缘关系的视角来看, 美国与墨西哥之间长期不对等的国际关系决定了跨国移民的流入状态和生存境遇, 也是美国族群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移民问题政治化将持续强化墨裔移民政策的不确定性, 使移民个人与家庭面临更大的融入困难。

关键词: 跨国人口流动; 美墨关系; 族裔矛盾; 跨境地区; 美国; 墨西哥

0 引言

人口跨国流动是全球化的重要表征。21世纪以来全球跨国移民数量增长迅速, 国际移民总数从2000年的1.75亿人上升为2019年的2.72亿人, 占世界人口总数的3.5%^[1]。作为全球化动力之一, 人口跨国流动在促进全球贸易、技术转移、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3]。然而, 大量外国移民对流入地也产生显著的冲击, 被认为在民族认同、社会价值观、就业机会与本土文化等方面存在威胁^[4,5], 如2010年以来的欧洲难民危机使不少欧洲人认为大量难民的涌入争夺了当地的就业机会, 不利于欧洲社会的安定^[6,7]。

跨越国家边界是跨国移民迁徙活动最主要的流动特征, 国家边界不仅是领土主权划分的空间标志, 同时具有明确的权属划分和身份认同^[8]。一般而言, 跨国移民的空间迁移可分为跳跃式流动和临近式流动两类。跳跃式流动指人口跨区域长距离迁移, 如从亚洲、非洲迁入北美洲, 而临近式流动指邻国人口迁移, 主要在区域内进行流动, 典型如墨西哥人跨境流入美国。研究显示, 超过60%的国际移民属于临近式移民, 全球10大移民走廊中有9条是国境邻接的^①。由于临近式移民的迁出国和迁入国的地理位置相接, 迁移成本相对较低, 非正规迁移的成功率较高, 因此在国家边境地带往往集聚大量非法移民, 对当地文化、治安、经济

收稿日期: 2022-03-07; 修订日期: 2022-08-1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908114)。

作者简介: 黄依慧(1997-),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区域规划, E-mail: huangyihui02@163.com。

通信作者: 陈宏胜(1988-), 男, 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区域规划, E-mail: chenhongsh@szu.edu.cn。

①数据来源: https://www3.weforum.org/docs/Migration_Impact_Cities_report_2017_low.pdf。

发展等带来不利影响,容易导致国家边界地带爆发激烈的冲突。对边界地带的移民活动管控反映了一个国家对移民的态度,完全开放人口自由流动容易引发边境地区的混乱^[9],而完全封闭的边界则切断了资金、技术、劳动力、家庭关系等要素的流动和维系。

在全球跨国移民分布中,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接收国家,墨西哥是其最大的移民来源国。相比其他欧亚非移民来源国家,墨西哥与美国地缘关系复杂,人员往来频繁。美国与墨西哥领土相邻,但两国国力悬殊,美国为世界强国,而墨西哥则是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毒品泛滥、治理体系崩坏和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大量墨西哥人涌入邻接的美国。美墨两国接壤的边界地带也成为全球最具活力但也最为复杂的边界地区之一^[10]。1848年美墨战争后,两国边界重置,原墨西哥土地和人口被美国侵占,墨西哥裔移民在美国劳动市场、社群文化、政治生活中也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进程下,跨境人口迁移既是国际经济产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结果,也会带来跨国关系的挑战。美墨两国发展差距悬殊,形成依附性和霸权式的邻国关系,又因非平等的国家关系和不均衡的区域发展格局,墨西哥移民问题的管制和美墨边界治理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强势的美国一方,在国家政治和国际战略双重力量的影响下,美国对墨西哥的移民人口管制动机复杂(图1),墨裔移民在美国的生存发展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基于此,本文对“美国—墨西哥”跨国人口迁移历程开展回顾和分析,探讨南北跨境人口流动的动力机制及管制政策,结合区域关系分析相关移民治理政策作用,以增进对国际边界争端和跨国移民治理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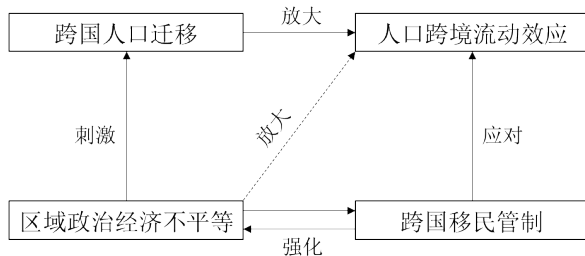


图1 区域不平等关系下的跨国移民流动与管制框架

Fig.1 Cross-border migration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under regional imbalance

1 “美国—墨西哥”跨国人口迁移回顾

1.1 兼并战争下的人口划入与迁徙

1776年美国独立之初,领土只有大西洋沿岸13个州,面积约80万km²。到19世纪初,美国国内人口激增,此后接连发生两次经济大萧条(1819年和1839年),使美国陷入经济危机泥潭。在人口膨胀和经济危机的困局中,美国采取了对外扩张的方式来转移矛盾和化解风险^[11]。19世纪中期借助所谓的“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美国发起“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开始扩张版图、干涉邻国内政,逐步建立美洲本土霸权。1846年美国支持得克萨斯独立,由此引发美墨战争,战事于1848年以美国夺取墨西哥230万平方公里土地告终,割让的土地占墨西哥原有领土的一半以上^[12]。战后两国以格兰德河为界,原属于墨西哥北部的土地和居民皆归美国所有,尽管《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1848)》(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允许这部分居民迁归墨西哥,但最终约8万名墨西哥人留在美国西南部各州,成为墨西哥在美国的第一批“跨国移民”^[13]。

美国通过国际战争对邻国进行领土掠夺,致使两国边界重置,这是美墨两国非对等关系的起点,也是美墨跨国人口流动问题复杂化的开端。美墨战争结束后的百余年间,美国与墨西哥两国人口自由流动,三千多公里的美墨边界线对墨西哥人进入美国无严格限制,这一时

期墨西哥移民人数从8万激增至200多万(1850—1950)^[14]。美国在领土扩张和工业革命后,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而墨西哥在连年外战与国内动乱的影响下经济发展滞后,美墨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大量墨西哥人进入美国寻找更好的生存机会。20世纪中期,美国提出南部开发战略,成为新一轮美墨移民潮的驱动力,西南各州的开发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而地缘邻近性使墨西哥人成为最优的劳动力补充源。尽管19世纪初美国就移民问题出台相关限制政策,但主要针对亚裔移民,如《排华法案(1882)》(Chinese Exclusion Act),而对墨西哥移民则始终保持欢迎态度,当时美国社会普遍认为墨西哥人在文化和生理上都适合被雇佣^[15,16]。另外,墨西哥移民美国的潮流也具有历史延续性和文化适应性。墨西哥人视移民美国为重踏故土,“边界越过我们(The Border Crossed Us)^[17]”是早期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普遍认知,为移民社群奠定地缘归属感。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等边境州保留了墨西哥人熟悉的文化和环境^[18],因此大量墨西哥家庭选择移民到边境州发展和定居。数据显示,2015—2019年间墨西哥移民主要分布在加利福尼亚州(36.2%)、得克萨斯州(22.4%)、伊利诺伊州(5.7%)和亚利桑那州(4.5%)^②,从原墨西哥分割出的各州如今成为墨裔移民在美国的主要聚居区域。

1.2 跨境人口迁移的边界效应

边境地区是跨国移民首先抵达的目的地,跨国流动路径的形成和沿线跨国移民据点的出现产生边界效应,为美墨边境地带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对美国而言,西南边境州土地广阔,数量庞大的邻国移民能够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为美国实施西部开发战略提供了支持。与此同时,受低廉的生产成本吸引,美国中北部地区的工业企业纷纷转移至西南边境地区^[19],既推动了西南各州的工业化进程,也为美国进行产业升级和南北均衡发展创造了机会。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边境城市吸引更多来自邻国的劳动力,随着北美区域交通网络的完善,边境城市成为美国对外出口的重要门户^[20]。2021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生产总值排美国第一,占GDP的14.7%,而得克萨斯州排第二,占8.4%^③。墨西哥的北部边境城市也同样迎来转机。历史上,位于中部地区的墨西哥城长期是国家的经济和人口中心,直到20世纪60年代,北部边境地带启动“马奎拉工厂”计划(Maquiladora)^[21],吸引了大量墨西哥人北迁。在空间区位上,由于边境城市紧邻美国,巨大的地理优势也引起了美国企业的关注,“美国投资-墨西哥生产”的制造模式迅速在美墨边界地区形成,墨西哥国内工业发展重心向北部地区偏移,北部成为全国工业发展最快的地区^[22]。1980年以来墨西哥北部州(新莱昂、下加利福尼亚、科阿韦拉、奇瓦瓦、索诺拉、塔毛利帕斯)的经济占国家GDP的比重逐渐增大(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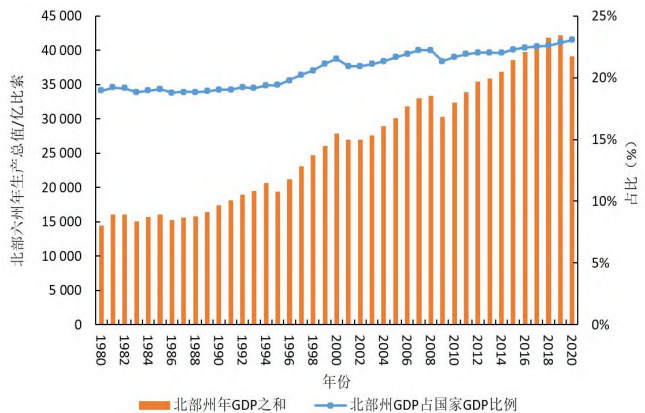


图2 墨西哥北部州 GDP 变化 (1980—2020)

Fig.2 GDP change in Northern States of Mexico (1980-2020)

②数据来源: <http://migrationpolicy.org/programs/data-hub>。

③数据来源: <https://www.bea.gov/data/gdp/gdp-state>。

1.3 本土族群与新移民的多元冲突

随着跨国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国际移民进入美国的衍生效应不断放大,美国社会对移民的态度持续恶化,文化身份偏见、种族歧视等现象愈演愈烈。早在20世纪初,美国与墨西哥一连串冲突事件使美国国内对墨西哥移民的好感骤降,要求对美墨边境地区实施严格的人口管控的呼声高涨^[23]。1924年美国颁布《民族来源限额法》(Immigration Act of 1924),确立了以移民国籍为基础的人口数量限额制度,正式结束了美墨两国自由移民的时代,非法移民及相关管治矛盾开始涌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墨西哥移民总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及经济状况较差,在美国主要从事低工资和低技能要求的工作,填补了美国社会中底层服务者的缺口。美国既需要墨西哥移民在低技能行业中的劳动贡献,但又对墨西哥移民争夺本地就业机会、加重公共福利负担产生排斥。20世纪末以来,墨西哥移民就业人数在低工资服务部门迅速增长,承担了大部分美国白人不愿意从事的“3D工作”(Dirty, Difficult and Dangerous)^[24,25]。据统计,2019年墨西哥籍移民在美国主要从事的行业为服务业(28%)、自然资源与建筑行业(26%)、生产与运输行业(21%)等^④。但是由于工资收入相对较低和就业边缘化,大量墨裔移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多依赖政府福利保障,大幅增加了政府的公共开支,引发了美国强势族群的不满。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墨裔群体的政治影响力与其社群数量并不相符,如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拉美裔仅占合格选民人数的13%、投票选民人数的11%。相比白人和黑人,墨西哥人所在的拉美族裔在大选中的投票率明显处于低位,作为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墨西哥裔在美国的政治表现中如同“沉睡的巨人”^[26]。一方面,墨西哥移民的归化率和社会地位较低,难以真正参与到美国的政治活动之中;另一方面,墨西哥移民的社会参与动力主要来自经济推力,相比政治关怀,他们更加关注收入和就业情况。不过,族群间经济社会的长期不平等也逐渐迫使墨裔移民转向采取更为积极的政治行动,受黑人平权运动的启示,不具备客观参与条件的墨西哥移民尝试以“体制外的政治行动”为其族群争取平等权益^[27],如1968年墨裔美国人发起声势浩大的“奇卡诺运动”(Chicano Movement),要求墨裔族群在美国拥有平等的政治投票权和经济自决权。墨西哥移民社会运动不断增多,创立政治组织、创建社区自治机构等社会活动引起了美国白人阶层的警觉,其逐渐觉醒的权利意识被美国精英利益集团视为一种潜在威胁^[28]。此外,墨西哥与美国的文化特质截然不同,墨西哥裔具有强烈的“族群主义”,有强烈的族群认知和文化保护意识;而美国文化以个体为本位,崇尚自由,两种不同的文化行为模式导致本土族群和国际新移民在跨文化交流中冲突不断,特别是随着墨裔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多,国际移民文化被美国本土主义者视为一种文化入侵^[29]。

2 “美国—墨西哥”跨境人口流动管制与反响

2.1 政策性管制

在美国的社会生态中,少数族裔议题长期是各界争论的焦点,少数族裔也成为美国社会结构性矛盾的转移点。其中,针对围绕墨裔移民出现的社会问题,美国的墨西哥跨境人口流入政策不断收紧,主要政策思想为“限制准入”和“扩大驱逐”。从近百年来美国发布的重要移民政策和发起的移民驱逐运动中可以看出(表1~2),总体上美国对于墨裔移民的准入门

④数据来源:<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mexican-immigrants-united-states-2019>。

表1 美国针对墨西哥移民的重要政策

Tab.1 Core U.S. policy on Mexican immigrations

政策	发布时间	主要内容
民族来源限额法	1924	墨西哥居民为非限额移民,但需满足“签证制度”和“双重检验制度”才可入境
限制合法移民新规	1933	必须拥有足够的资本或持有本人在美国亲属或社会救济机构颁发的经济担保书,保证政府无须对其实行救济的情况下也能正常生活,以禁止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移民进入美国
哈特-塞勒法案	1965	规定墨西哥每年的移民限额为2万人
移民改革与控制法	1986	制裁雇用非法移民的雇主,加强边境执法
零容忍移民政策	2018	将偷渡到美国的非法移民与其子女强制分离,成年非法移民将被美国政府起诉并被关押在联邦监狱或被驱逐出境,而非移民的子女则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门负责看护
美墨附加协议	2019	要求墨西哥“分担难民申请庇护责任”,并审查国内法律法规确保该要求能得到有效执行。取道墨西哥前往美国的移民必须首先向墨西哥申请庇护,意味着墨西哥将成为中美洲移民的“安全第三国”

表2 美国针对墨西哥移民的重要驱逐事件

Tab.2 Major deportations of Mexic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驱逐事件	驱逐背景	时间	驱逐墨西哥人总数
大驱逐运动	1929年美国大萧条	20世纪30年代	45.8万
湿背运动	布拉塞洛计划(1942)结束后,大量短期劳工和非法移民滞留在美国境内	20世纪50年代	110万 (包含合法的临时移民和墨裔美国移民)

槛逐步提高,并且驱逐行动的规模逐渐扩大,驱逐手段逐渐激烈。特朗普政府主政后,美国的移民政策进一步收紧。2017年1月美国发布“旅行禁令”,要求在120天内暂停所有难民入境;9月宣布废除奥巴马时期设立的移民特别保护项目——“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计划,约80万非法移民面临被驱逐出美国国境的危机^[30]。此外,特朗普政府在打击非法移民上实施了更为严厉的管制手段,除了“零容忍移民政策”(Zero Tolerance)外,特朗普政府同时提高绿卡发放门槛,大幅减少亲属链式移民的绿卡发放量^[31]。在高压的移民政策下,美墨边境的非法迁移人口有所减少,但也引发了更为激进的非法移民活动,同时“零容忍移民政策”的执行也导致美国大量墨裔家庭面临家庭分离,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21年,拜登在美国大选中获胜。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采取了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32],如恢复“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计划,废除“旅行禁令”等,但随之而来的是美墨边界非法移民数量激增和安全事件频发,再次引发了本土族群的强烈不满,据相关机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美国民众对拜登的移民政策持反对态度^⑤。

2.2 空间化管制

除了政策法规上的移民进入限制外,美国在边境地带还实施了严格的空间化管制。特

⑤数据来源: <https://apnews.com/article/joe-biden-mexico-health-immigration-immigration-policy-1fb007e86452849d8e373908a3d81e94>。

别是“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将非法移民与恐怖主义关联,少数族裔移民“污名化”成为普遍现象,移民问题从国家政治、经济、社群、文化层面提升至国家安全层面。2006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土安全法》宣布拨款24亿美元,在美墨边境修建670英里长的隔离围栏。实际上,早在1995年美墨边界就开始布置防止非法移民穿越的有形障碍物,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启动了“门户防卫计划”(Operation Gatekeeper),计划花费3900万美元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与墨西哥蒂华纳之间的沙漠地带修建一条约21公里长的边境隔离带,旨在“恢复国家最繁忙边境的完整性和安全性”^[33]。以民粹主义和“美国优先”选举策略取胜的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则高调通过了修建“边境墙”(Trump wall)的新移民空间管控计划,进一步强化边境空间管制。“特朗普边界墙”自口号到提案再到建设始终争议不断,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是实际成效和修建成本,其所宣扬的国家利益也成为进一步边缘化和“污名化”国内少数族裔的助推剂。竞选初期特朗普宣称建设资金将由墨西哥支付,但在其当选后则要求美国国会提供57亿美元用于修墙计划^[34]。美国国会与总统由于资金问题陷入僵局,进而导致美国出现史上最长的政府停摆(2018年12月22日至2019年1月25日)。随后,特朗普宣布美国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利用《国家紧急情况法》赋予的权力从国防部预算中调出资金用于修墙。到2020年10月,美墨隔离墙修建资金已达150亿美元,资金主要来自美国海关边防总署和国防部两大部门,其中约有63亿美元的禁毒资金和36亿美元的军事建设资金转移到隔离墙项目中。目前,美墨边境地区在空间上的隔断包括自然阻隔的格兰德河和人工建设的障碍物,特朗普在任期间在原有边界障碍的基础上升级了边界墙系统。美墨边境自有形隔离物出现以来,边境巡逻队在边境拘捕的非法移民的数量有减少趋势,其中,2000年拘捕的非法移民约为164.4万,2005年减至117.1万,2010年降至32.8万^⑥。然而,在“特朗普墙”修建后,美墨边境非法移民拘捕数突增至85.2万(2019年),创下了12年来最高水平。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零容忍移民政策”导致大量移民家庭分离,失去合法身份的移民在边境地带集聚。在跨境人口迁移治理上,边境地区是国家移民政策最直观响应空间,边境有形障碍之所以能够发挥其阻隔作用,既得益于隔离墙本身的物质属性,也需要自上而下政策的支持与协同。极具争议的“特朗普墙”是美墨边界有史以来最极端的空间化表征,象征着美国对邻国边界的“霸凌式”管控,在党派选票博弈和政治话题炒作的背景下,它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现实效益。

3 “美国—墨西哥”人口跨国流动讨论

3.1 区域政治经济不平等下的跨境人口流动

墨西哥与美国之间频繁的人口流动,核心驱动力来源于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以及霸权国家的国际政治压制。美国和墨西哥同在北美大陆,在两国发展过程中,地缘战略的选择差异造就了北美不同国家政治经济失衡的格局。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先后经历了国家独立战争、对外扩张、美洲强权巩固、世界霸权确立等发展过程^[35],逐步在经济、军事、政治、科技等方面拥有全球话语权。而墨西哥自美墨战争结束以后,领土被侵占,国力弱化,连年外战和国内革命导致经济生产被严重破坏,社会动荡驱使众多墨西哥人远离家乡。20世纪末,墨西哥先后经历了石油危机和“失去的十年”,国家经济全面崩溃,只能通过更为彻底

⑥数据来源:<https://www.pewresearch.org/>。

地依附邻国来寻找转机。1994年,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共同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与美国的经济捆绑进一步加深(图3)。对美国而言,北美是其“国家后花园”,是建立世界霸权主义的基础,对墨西哥进行“弱化干预”和“经济锁死”是搭建区域秩序的第一步。因此,美国一方面通过战争、武力威慑等强制性力量在区域内确立主宰地位,不断强化美国优先的区域基础;另一方面,借助贸易保护机制,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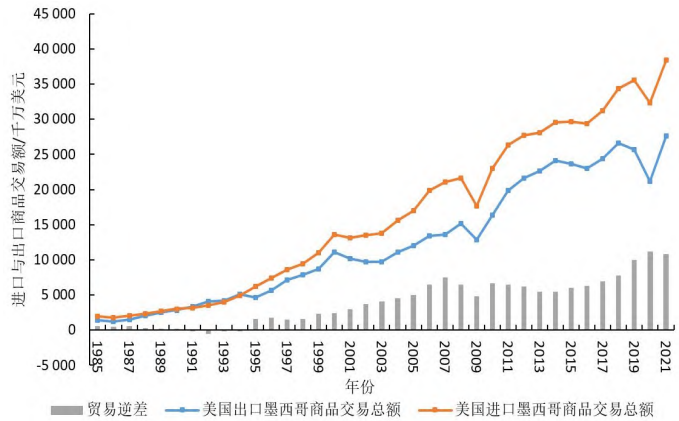


图3 美国与墨西哥进出口商品交易额(1985—2021)

Fig.3 U.S.-Mexico trade in imports and exports (1985-2021)

邻国与其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逐步形成区域经济联盟以共同抵抗全球化冲击。美洲大陆最终形成了“强中心-弱边缘”的非均衡合作模式。在这种国家实力高度不对称的区域关系下,不论是单一国家的政策措施,还是国家间的协作治理,在跨国移民问题上都难以完全发挥作用,且会不断强化单向度的国际人口流动路径。由于区域内部的非均衡格局已经固化,移民为寻求更好的生存条件,始终从弱势国流向强势国。另外,在北美地区合作目标上,缩小国家及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并不是开展区域合作的最终目标,相反,北美区域合作正是建立在发展差距之上,不对等和非均衡是美墨开展合作的重要前提,美国需要墨西哥为其提供出口市场、能源保障、劳动力、农业产品等资源,墨西哥则需要通过与美国合作引进资本、赚取侨汇、获得政治支持甚至开展国内毒品治理等^[36]。

3.2 国际关系地方化下的移民融入困境

随着美国全球霸权的建立,美墨两国的政治经济发展鸿沟成型(图4),在北美形成依附性和霸凌式的邻国关系。国际关系同时影响美国国内少数族裔的社会地位,自上而下对地方移民社群产生连带影响,进一步强化强势族群对少数族群的社会排斥。虽然墨西哥裔群体在美国劳工市场上的参与率很高,但墨西哥社群在美国收入分配中并未获得平等待遇。相比美国其他国际移民群体,墨西哥移民在美国的经济收入相对较低,2019年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中心(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的报告显示,墨西哥移民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为51 000美元,而美国所有移民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为64 000美元,美国本土出生的家庭为66 000美元。此外,墨西哥移民社群在美国的社会融合上长期存在融入障碍,作为“新美国人”,始终与白人社群的融合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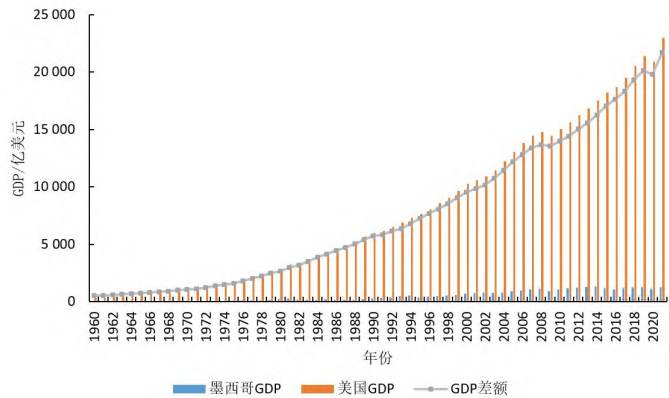


图4 美国与墨西哥历年GDP对比(1960—2020)

Fig.4 GDP ga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1960-2020)

较低,不仅墨裔非法移民在美国遭受社会排斥^[37],即使获得合法移民凭证,墨西哥移民也仍要忍受“油脂佬”(Greaser)的歧视性称谓等,并常与帮派、犯罪等底层社会形象相关联。这种社会隔阂还体现在居住隔离、身份标签、公共资源倾斜和社会认同割裂等方面。如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郊的墨西哥移民社区的研究发现,墨裔移民社区不仅远离白人社区,而且缺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38]。加上墨西哥族裔本身强烈的种族观念(Ethnicity),虽然已经移民美国,但多数墨西哥人仍然保留着本土的文化生活习俗和使用本国语言,在就业选择上更多依靠族群网络^[39],在居住空间上也具有明显的同族聚居偏好,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度相对较低。

3.3 选举政治影响下的国际移民政策

20世纪80年代后,进入美国的拉美裔移民人数激增,数量庞大的移民群体受到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历届总统选举和议员竞选的热门议题。特别是随着少数族裔政治参与率的提升,国际移民政策的政治博弈变得更为激烈。2000年在小布什与戈尔的总统竞选对决中,美国摇摆州佛罗里达的数十万张移民选票影响了最终的选举结果^[40],使美国政治党派开始重视移民问题。美国的国际移民政策可以分为“绥柔式”和“激进式”两类,前者主要通过温和的移民政策来获取移民和亲移民选民群体的好感,宣扬全球主义和开放主义。如2012年奥巴马团队就采取了自由移民政策,赢得了众多拉美裔选民的支持^[41]。然而,随着移民与美国本土阶层摩擦的加剧,这种自由包容的移民政策受到美国白人群体的反对,特别是中低收入白人群体反响较大,要求实施更为严格的移民政策,移民群体成为社会问题的转移点。2016年对移民持相对友好态度的民主党在大选中失利,而主张“人道而高效”的移民治理政策的共和党受到了较多支持。随着美国本土族群对移民问题的意见趋同,不同党派均开始朝向更为功利实用的移民政策倾斜,以提升在政治竞选中的优势。2020年3月美国的公共宗教研究所(The 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医疗、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与移民问题是当前美国公众最关注的问题。移民问题在美国的政治属性不断强化,如今移民牌已成为美国党派斗争、总统竞选、政治博弈中的关键一环。

梳理美国历届政府对移民问题的态度和出台的重要政策可看出(表3),在美式选举政治的影响下,美国的国际移民政策是不稳定且多变的。总体来看,竞选者在选举阶段可能就移民问题描绘美好蓝图,借此赢得选票,而上台后相关政策却可能难以变现,从小布什政府的移民政策改革,到奥巴马政府的移民法案,再到特朗普政府的“边境墙”,历任美国总统均无法彻底解决移民问题。此外,由于移民政策通过总统行政权力实施,在国家立法层面并未予以完善,因此一旦政权易手,这些措施也将随之结束,增加了移民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影响移民在美国国内的生存境遇。

4 结语

美国与墨西哥关系错综复杂,对“美国-墨西哥”国际移民生存和发展的理解需要从地缘政治关系展开,才能更好地呈现跨境移民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美墨战争结束后,两国领土边界重置,被兼并的原墨西哥土地上的人们成为“新美国人”,并形成了特殊的“故土情怀”,由此开启了两国边境线上频繁的跨境移民现象。美国通过接纳墨西哥移民满足国内的劳动力需求,但随着移民规模和移民社会问题的增多,墨裔移民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的争论焦点。美墨跨境人口迁移及墨西哥族裔社群的社会际遇与区域政治经济关系、美国的美洲战略和国

表3 美国历任总统的主要国际移民政策

Tab.3 Majo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cies of U.S. presidents

名字	任期	党派	移民态度	移民政策	实施效果
乔治·沃克·布什	2001—2009	共和党	绥柔	推行移民改革计划,放宽在美非法移民获取合法居住身份的条件,向所有外国劳工分发身份验证卡。同时强化对边境整治,增加警卫组织非法移民进入	移民改革法案从提出到进入立法程序,经历6年的讨论与修改,最终于2010年被参议院否决
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	2009—2017	民主党	绥柔	完善对合法移民的公民权力保障,为美国境内1100多万非法移民提供身份合法化的途径,加强边境管控,促进边境地区和执法机构的合作	是历史上驱逐非法移民最多的总统之一,但在共和党及国会的阻挠下,移民改革政策并没能达到预期效果。在任期内奥巴马政府未能与墨西哥就移民问题达成合作,移民问题停留在单向推进阶段
唐纳德·约翰·特朗普	2017—2021	共和党	激进	修建边境墙强化边境控制,加强难民入境审查,提高移民入境门槛,强制驱逐非法移民,反对市场对劳动力的自由调节,主张“雇佣美国人”	边境“零容忍”政策造成大量移民家庭分离,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因边境执法问题多次陷入混乱,激进的移民政策饱受国内多元主义和国际人道主义谴责
小约瑟夫·罗宾内特·拜登	2021—2025	民主党	绥柔	为合法移民入境提供更多便利,放低合法移民门槛,提高难民数量上限,基本终止特朗普政府的主要移民限制措施	面临经济衰退和国内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处于对上届政府移民政策的系统调整过程中,效果仍有待观察

内的选举政治紧密相关。美墨两国发展差距悬殊,形成依附性和霸凌式的邻国关系,非对等的国家关系和不均衡的区域发展状态,使墨西哥移民问题的管制和美墨边界管制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美国单方,在美式国际战略和选举政治双重力量的影响下,美国的墨西哥移民政策多变,墨裔移民在美国的生存和发展充满诸多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0. (2019-11-27) [2021-11-22].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wmr_2020.pdf.
- [2] HUNT J, GAUTHIER-LOISELLE M. How much does immigration boost innova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0, 2(2): 31-56.
- [3] COLEMAN D, ROTHORN R.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immigration into the United Kingdom.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4, 30(4): 579-624.
- [4] LEVITT P, JAWORSKY B.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 Pas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tren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7(33): 129-156.
- [5] GAVOSTO A, VENTURINI A, VILLOSIO C. Do immigrants compete with natives? *Labour*, 1999, 13(3): 603-621.

- [6] SCHMIEDEL U, SMITH G. Religion in the European Refugee Crisi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 [7] ESSES V, HAMILTON L, GAUCHER D. The global refugee crisi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public attitudes and facilitating refugee resettlement. *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 2017, 11(1): 78-123.
- [8] NEWMAN D. On borders and power: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2003, 18(1): 13-25.
- [9] WASTL-WALTER D. The Routledge Research Companion to Border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 [10] GANSTER P. The United States-Mexico border region: An overview. *Photogrammetric Engineering and Remote sensing*, 1998, 64(11): 1077-1084.
- [11] ENGERMAN S. The Jacksonian economy.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1969, 43(4): 560-563.
- [12] WISE R, COVARRUBIAS H. The México-United States migratory system: Dilemma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emigration. *Migración y Desarrollo*, 2006(7): 38-64.
- [13] MCCAUGHAN E. "We didn't cross the border, the border crossed us" artists' images of the US-Mexico border and immigration. *Latin American and Latinx Visual Culture*, 2020, 2(1): 6-31.
- [14] SKOP E, GRATTON B, GUTTMAN M. La Frontera and beyond: Geography and demography in Mexican American history.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06, 58(1): 78-98.
- [15] GUTIÉRREZ D. Migration, emergent ethnicity, and the "third space": The shifting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in greater Mexico.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99, 86(2): 481-517.
- [16] REYNOLDS C, TELLO C. U. S. -Mexico Rel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7] CHACÓN J. The Border Crossed Us: The Case for Opening the US-Mexico Border.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21.
- [18] MONROY D. Thrown among Strangers: The Making of Mexican Culture in Frontier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19] IBARROLA-ARMENDARIZ A, HINOJOSA-SMITH R. The southwestern border in the eyes of one of its pioneering chroniclers: An interview with Rolando Hinojosa-Smith. *Atlantis*, 1998, 20(1): 215-226.
- [20] CANAS J. Texas border cities illustrate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of trade. *Southwest Economy*, 2016(Q4): 16-20.
- [21] SKLAIR L. Assembling for Development: The Maquila Industry i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22] DILLMAN C. Recent developments in Mexico's national border program.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70, 22(5): 243-247.
- [23] CORNELIUS W. Controlling 'unwanted' immigration: Less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1993-2004.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05, 31(4): 775-794.
- [24] BRICK K, CHALLINOR A, ROSENBLUM M. Mexican and Central Americ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11.
- [25] ARROCHA W. The Need for A Compassionate Migration Regime for North and Central America: Restoring and Extending Universal Human Rights to Migrant Workers, Their Families, and "Survival Migrant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 [26] 姬虹. 拉美裔在美国的政治参与: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视角. *拉丁美洲研究*, 2021, 43(6): 21-41. [JI 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hispanics in the U. S.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mographic changes.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021, 43(6): 21-41.]
- [27] MARTINEZ L. Yes we can: Latino participation in unconventional politics. *Social Forces*, 2005, 84(1): 135-155.
- [28] 刘瑜. 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 *探索与争鸣*, 2016(10): 68-75. [LIU Y. Populism and democracy: On popul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2016(10): 68-75.]
- [29] ROMERO M. Constructing Mexican immigrant women as a threat to American famil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the Family*, 2011, 37(1): 49-68.
- [30] ABREGO L. Renewed optimism and spatial mobility: Legal consciousness of Latino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recip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in Los Angeles. *Ethnicities*, 2018, 18(2): 192-207.
- [31] 赵梅. 美国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改革及影响. *当代世界*, 2018(9): 28-31. [ZHAO M. Reform of Trump's immigration policy and its impact. *Contemporary World*, 2018(9): 28-31.]
- [32] RIES L. President Trump and Joe Biden: Comparing immigration policies. (2020-10-21) [2021-12-05]. <https://www.heritage.org/immigration/report/president-trump-and-joe-biden-comparing-immigration-policies>.
- [33] NEVINS J. Operation Gatekeeper: The Rise of the "Illegal Alie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U. S. -Mexico Boundary.

-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34] GARRETT T. The security apparatus, federal magistrate courts, and detention centers as simulacra: The effects of Trump's zero tolerance policy on migrants and refugees in the Rio Grande Valley. *Politics & Policy*, 2020, 48(2): 372-395.
- [35] HOPKINS A. *American Empire: A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 [36] PASTOR R. Toward a North American community: Lessons from the old world for the new. (2022-04-27) [2022-05-18]. <https://econpapers.repec.org/bookchap/iieppress/331.htm>.
- [37] ALARCÓN R, ESCALA L, ODGERS O. *Making Los Angeles Home: The Integration of Mexic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 [38] BOGARDUS E. The Mexican immigrant and segreg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0, 36(1): 74-80.
- [39] SUE C A, RIOSMENA F, LEPREE J.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s, social capital, and the ethnic community on the U. S. destination choices of Mexican migrant me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19, 45(13): 2468-2488.
- [40] 史小今. 从移民问题对大选的影响看美国政治生态.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6(6): 105-107. [SHI X. From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issue on the election to analys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logy. *Chinese Cadres Tribune*, 2016(6): 105-107.]
- [41] COLLINGWOOD L, BARRETO M, GARCIA-RIOS S. Revisiting Latino voting: Cross-racial mobilization in the 2012 elec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14, 67(3): 632-645.

Unbalanced transnational population mobilit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policy of US-Mexico immigration

HUANG Yihui¹, CHEN Hongsheng¹, LI Zhigang²

(1. School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2. School of Urban Desig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world's largest recipient of immigrants, and Mexico is the largest source of immigrants to the U. S. Special geographic ties and the large development gap have motivated many Mexicans to immigr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Mexican immigrants provided sufficient labor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athering of immigrants in the U. S. -Mexico border area has driven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 reg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However, ethnic conflic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social issues in the U. S. , especially after the 9. 11 attacks, division and opposition appeared in the U. S. society on ethnic minorities and illegal immigrants, becoming the focus of domestic political gam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geopolitical relations, the long-term unequ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 S. and Mexico have determined the inflow and survival of cross-border immigrants, which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ethnic conflicts in the U. S. With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immigration issue, the uncertainty of Mexican immigration policy has increased,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for immigrant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to integrate.

Key words: transnational population mobility; U. S. -Mexico relations; ethnic conflicts; cross-border region; U. S. ; Mexico